

民国演义

蔡东藩 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演义 / 蔡东藩主编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7—5080—4100—3

I. 民… II. 蔡… III.

IV. I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)第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1/32 开本 印张 千字 插页

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
- 第 二 回 黎都督复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丧元
- 第 三 回 奉密令冯国璋逞威 举总统孙中山就职
- 第 四 回 复民权南京开幕 抗和议北伐兴师
- 第 五 回 彭家珍狙击宗社党 段祺瑞倡率请愿团
- 第 六 回 许优待全院集议 允退位民国造成
- 第 七 回 请瓜代再开选举会 逐专使特辟正阳门
- 第 八 回 变生不测蔡使遭惊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
- 第 九 回 袁总统宣布约法 唐首辅组织阁员
- 第 十 回 践夙约一方解职 借外债四国违言
- 第 十一回 商垫款熊秉三受谤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
- 第 十二回 组政党笑评新总理 喉军人胁迫众议员
- 第 十三回 统中华●订法规 征西藏欣闻捷报
- 第 十四回 张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电辨诬
- 第 十五回 孙黄并至协定政纲 陆赵递更又易总理
- 第 十六回 祝国庆全体胪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
- 第 十七回 示协约惊走梁如浩 议外交忙煞陆子欣
- 第 十八回 忧中忧英使索复文 病上病清后归冥篆
- 第 十九回 竞选举党人滋闹 斥时政演说招尤
- 第 二十回 宋教仁中弹捐躯 应桂馨泄谋拘案
- 第二十一回 讯凶犯直言对簿 延律师辩论盈庭
- 第二十二回 案情毕现几达千言 宿将暴亡又弱一个
- 第二十三回 开国会举行盛典 违约法擅签合同
- 第二十四回 争借款挑是翻非 请改制弄巧成拙
- 第二十五回 烟沈黑幕空具弹章 变起白狼构成巨祸
- 第二十六回 暗杀党骈诛湖北 讨袁军竖帜江西
- 第二十七回 战湖口李司令得胜 弃江宁程都督逃生
- 第二十八回 劝退位孙袁交恶 告独立皖粤联轶
- 第二十九回 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陈其美战败春申江
- 第 三 十 回 占督署何海鸣弄兵 让炮台钮永建退走
- 第三十一回 逐党人各省廓清 下围城三日大掠
- 第三十二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炉 张镇芳怯走驻马店
- 第三十三回 遭弹劾改任国务员 冒公民胁举大总统
- 第三十四回 踵事增华正式受任 争权侵法越俎遣员
- 第三十五回 拒委员触怒政府 借武力追索证书

- 第三十六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避要路兼督辞职
- 第三十七回 罢国会议员回籍 行婚礼上将续姻
- 第三十八回 让主权孙部长签约 失盛誉熊内阁下台
- 第三十九回 逞阴谋毒死赵智庵 改约法进相徐东海
- 第四十回 返老巢白匪毙命 守中立青岛生风
- 第四十一回 谋世袭内府藏名 恋私财外交启衅
- 第四十二回 廿一款恃强索诺 十九省拒约联名
- 第四十三回 榻前会议忍辱陈词 最后通牒恃威恫吓
- 第四十四回 忍签约丧权辱国 倡改制立会筹安
- 第四十五回 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
- 第四十六回 情脉脉洪姨进甘言 语詹詹徐相陈苦口
- 第四十七回 袁公子坚请故军统 梁财神发起请愿团
- 第四十八回 义儿北上引侣呼朋 词客南来直声抗议
- 第四十九回 竞女权喜赶热闹场 征民意咨行组织法
- 第五十回 逼故宫劝除帝号 传密电强胁舆情
- 第五十一回 遇刺客险遭毒手 访名姝相见倾心
- 第五十二回 伪交欢挟妓侑宴 假反目遣眷还乡
- 第五十三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两刺客击毙镇守官
- 第五十四回 京邸被搜宵来虎吏 津门饯别夜赠骊歌
- 第五十五回 胁代表送上推戴书 颁申令接收皇帝位
- 第五十六回 贿内廷承办大典 结宫眷入长女官
- 第五十七回 云南省宣告独立 丰泽园筹议军情
- 第五十八回 庆纪元于夫人闹宴 仍正朔唐都督誓师
- 第五十九回 声罪致讨檄告中原 构怨兴兵祸延邻省
- 第六十回 泄秘谋拒绝卖国使 得密书发生炸弹案
- 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
-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
- 第六十三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
-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邀功争宠川蜀戩兵
- 第六十五回 龙觐光孤营受困 陆荣廷正式兴师
- 第六十六回 埋伏计连败北军 警告书促开大会
-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宪销沉 怅断皇恩群姬环泣
-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项城丧胆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
- 第六十九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巧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
-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冯河间会议南京
- 第七十一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陆建章缴械逃生
- 第七十二回 好迁怒陈妻受谴 硬索款周妈生嗔
- 第七十三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托家事做完皇帝梦
-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
-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柩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

-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
- 第七十七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国会再造共和
- 第七十八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
- 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歿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
- 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哄 办外交惹起暗潮
- 第八十一回 绝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闹蜀城
- 第八十二回 托公民捣乱众议院 请改制哗聚督军团
- 第八十三回 应电召辫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
-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夤夜复辟
-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为说客 黎元洪假馆作寓公
- 第八十六回 誓马厂受推总司令 战廊房击退辫子军
- 第八十七回 张大帅狂奔外使馆 段总理重组国务员
- 第八十八回 代总统启节入都 投照会决谋宣战
- 第八十九回 筹军饷借资东国 遣师旅出击南湘
- 第九十回 傅良佐弃城避敌 段祺瑞卸职出都
- 第九十一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声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
- 第九十二回 遣军队冯河间宣战 劫兵械徐树铮逞谋
- 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军克敌 复长沙迭次奏功
- 第九十四回 为虎作伥再借外债 困龙失势自乞内援
- 第九十五回 闻俄乱筹备国防 集日员会商军约
- 第九十六回 任大使专工取媚 订合同屡次贷金
- 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毙陆建章 颁电文隐斥段祺瑞
- 第九十八回 举总统徐东海当选 申别言冯河间下台
- 第九十九回 应首选发表宣言书 借外债劝告军政府
- 第一百回 呼奥援南北谋统一 庆战胜中外并膺欢
- 第一〇一回 集灵囿再开会议 上海滩悉毁存烟
- 第一〇二回 赞和局李督军致疾 示战电唐代表生嗔
- 第一〇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会 争胶澳勉抗强权
- 第一〇四回 两代表沪渎续议 众学生都下争哗
- 第一〇五回 遭旁毆章宗祥受伤 逾后垣曹汝霖奔命
- 第一〇六回 春申江激动诸团体 日本国毆辱留学生
- 第一〇七回 停会议拒绝苛条 徇外情颁行禁令
- 第一〇八回 迫公愤沪商全罢市 留总统国会却咨文
- 第一〇九回 乘俄乱徐树铮筹边 拒德约陆徵祥通电
- 第一一〇回 罢参战改设机关 撤自治收回藩属
- 第一一一回 易总理徐靳合谋 宴代表李王异议
- 第一一二回 领事官袒凶调舰队 特别区归附进呈文
- 第一一三回 对日使迭开交涉 为鲁案公议复书
- 第一一四回 挑滇衅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
- 第一一五回 张敬尧弃城褫职 吴佩孚临席摭词

- 第一一六回 罢小徐直皖开战衅 顾大局江浙庆和平
- 第一一七回 吴司令计败段芝贵 王督军诱执吴光新
- 第一一八回 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避祸
- 第一一九回 日公使保留众罪犯 靳总理会叙两亲翁
- 第一二〇回 废旧约收回俄租界 拚余生惊逝李督军
- 第一二一回 月色昏黄秀山戕命 牌声历碌抚万运筹
- 第一二二回 真开心帮办扶正 假护法军府倒楣
- 第一二三回 莫荣新养痍遗患 陈炯明负义忘恩
- 第一二四回 疑案重重督军自戕 积金累累巡阅殃民
- 第一二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
- 第一二六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
- 第一二七回 醋海多波大员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
- 第一二八回 澡吏厨官仕途生色 叶虎梁燕交系弄权
- 第一二九回 争鲁案外交失败 攻梁阁内哄开场
- 第一三〇回 强调停弟兄翻脸 争权利姻娅失欢
- 第一三一回 启争端兵车络绎 肆辩论函电交驰
- 第一三二回 警告频施使团作对 空言无补总统为难
- 第一三三回 唱凯旋终息战祸 说法统又起政潮
- 第一三四回 徐东海被迫下野 黎黄陂受拥上台
- 第一三五回 受拥戴黎公复职 议撤兵张氏求和
- 第一三六回 围公府陈逆干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
- 第一三七回 三军舰背义离黄埔 陆战队附逆陷长洲
- 第一三八回 离广州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
- 第一三九回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
- 第一四〇回 朱培德羊城胜敌 许崇智福建鏖兵
- 第一四一回 发宣言孙中山回粤 战北江杨希闵奏功
- 第一四二回 臧致平困守厦门 孙中山讨伐东江
- 第一四三回 战博罗许崇智受困 截追骑范小泉建功
- 第一四四回 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抱犊崮被围
- 第一四五回 避追剿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议和
- 第一四六回 吴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驰军袭大足
- 第一四七回 杨春芳降敌陷泸州 川黔军力竭失重庆
- 第一四八回 朱耀华乘虚袭长沙 鲁涤平议和诛袁植
- 第一四九回 救后路衡山失守 争关余外使惊惶
- 第一五〇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
- 第一五一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钱国会争风
- 第一五二回 大打武议长争总理 小报复政客失阁席
- 第一五三回 宴中兴孙美瑶授首 窜豫东老洋人伏诛
- 第一五四回 养交涉遗误佛郎案 巧解释轻回战将心
- 第一五五回 识巧计刘湘告大捷 设阴谋孙督出奇兵

第一五六回	失厦门臧杨败北	进仙霞万姓哀鸣
第一五七回	受贿托倒戈卖省	结去思辞职安民
第一五八回	假纪律浙民遭劫	真变化卢督下台
第一五九回	石青阳团结西南	孙中山宣言北伐
第一六〇回	筹军饷恢复捐官法	结内应端赖美人兵

总 序

杨天石

历史是既往的人类生活。人们渴望了解历史,了解本身所属国家、民族、社会的过去,总结成败经验,吸取智慧,于是,历史著作应运而生。历史著作以真实地记录历史过程、历史人物为目的,一般比较枯燥,趣味性差。为了克服这一毛病,于是,就有了创作历史文艺的需要。历史文艺虽以历史上发生过的某些情节为依据,但可以虚构、想像,作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挥洒的空间,自然,作品就远较历史著作生动、有趣。人们熟知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。前者至今仍是人们认识那段时期的权威著作,但它大抵只是少数历史学家的案头读物;后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,长期流传不衰,但它并不是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。鲁迅曾说:“我们讲到曹操,很容易就联想起《三国演义》,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,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。”近年来,影视界流行“戏说”,有几位皇帝、后妃及若干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灵活现,收视率很高,说明老百姓爱看,但是,由于大异于历史记载,更大异于历史真相,不满者似乎也很不少。可见,真实性和趣味性历来是历史著作和历史文艺的两难问题。要严格忠实于历史,作品就很难生动;要提高生动性、趣味性,就必须虚构,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历史的真实。蔡东藩先生的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总结前人经验,试图解决这一矛盾,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实性,又有趣味性,在中国丰富繁多的演义作品中,是很具特色的一部。

蔡东藩(1877—1945),浙江萧山人。1890年(光绪十六年)考中秀才。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,分发福建,以知县候补,因不满官场恶习,于1911年称病归里。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。抗日战争爆发,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,辗转避难,颠沛流离,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。

清朝末年,严复、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,企图

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；戊戌政变后，梁启超流亡海外，创办《新小说》杂志，提倡“小说界革命”。自此，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，包括“历史演义”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。民国时期，此风相沿，小说创作日趋繁荣。蔡东藩是个爱国者。他为武昌起义、共和初建兴奋过，欢呼过，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。蔡东藩幽愤时事，立志“借说部体裁，演历史故事”，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。自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，他夜以继日，笔耕不辍，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，1040回，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，下迄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，加上另撰的《西太后演义》和他增补改写的《二十四史通俗演义》，总计约七百余万字，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。出版以后，迅速风行，多次再版。

蔡东藩的作品用章回体，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；用白话，取其浅显易懂。这些，他和明清以来的“演义”作家并无区别。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。蔡东藩自幼爱好历史，熟读传统的经、史、子集各类书籍，对中国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，甚至养成了“考据癖”。他写历史演义，“语皆有本”，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；对于文献中的歧说和模糊不清之处，他常常博览群书，多方钩稽，力求找出客观真相；一时难以做出结论的，他就诸说并存；对他认定的史籍中的错误说法，就直接加以批驳。可以说，他是在用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方法在写“演义”。对于前人所写同类作品，蔡东藩颇多批评，或认为荒诞不经，或认为乖离史实，子虚乌有。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，“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；以逸闻为纬，不尚虚诬”。自然，作为“演义”，他也有虚构，特别是人物对话，史无记载，他不能不动用自己的想象力，但是，他很谨慎，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，不敢任意编造。因此，他的书，可以当作历史读。倘若读者要大体，而不是精确地了解中国历朝历代的大事经纬与主要人物，蔡东藩的书是值得一读的。1937年1月，毛泽东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，曾致电李克农，要他购买“中国历史演义”两部。这里所说的“中国历史演义”，就是蔡东藩所著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。毛泽东卧室床侧，就放有蔡氏此书。由此不难看出，毛泽东对蔡著的喜爱。

中国历史学家有史德、史识、史才之说。所谓史德，指的是忠于历

史,忠于史实,能在任何状况下“秉笔直书”;所谓史识,指的是对历史判断方面的真知灼见;所谓史才,指的是掌握、剪裁史料以及叙事、表达能力。在这三方面,蔡东藩都颇多可取之处。据记载,当他写《民国通俗演义》时,曾有军人以请他吃“红丸子”(子弹)相威胁,书局因此要他“隐恶扬善”,他断然拒绝,声称: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为惩罚乱臣贼子。我写的都有材料根据,要我捏造,我干不来!”自此愤然辍笔,以致书局不得不另请许廑父,将该书的后四十回续完。蔡东藩不屈于强权,宁可不写,决不伪造历史,表现出历史家的可贵操守。他的书,努力寻求历代兴亡“关键”,劝善惩恶,褒是斥非,洋溢着鲜明的历史正义感和爱国主义、民主主义精神。读蔡著,既可轻松愉快地获得历史知识,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启迪。当然,蔡著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,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,在所难免。这一点,相信读者当能了解并鉴别。

2003年12月15日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

自序

治世有是非，浊世无是非。夫浊世亦曷尝无是非哉？弊在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群言杂，无所适从，而是非遂颠倒而不复明。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孟子距杨墨，笔削谨严，辩论详核，其足以维持世道者，良非浅鲜，故后世以圣贤称之。至秦汉以降，专制日甚，文网繁密，下有清议，偶触忌讳，即罹刑辟。世有明哲，亦何苦自拚生命，与浊世争论是非乎？故非经一代易姓，从未有董狐直笔，得是是非非之真相。即愤时者忍无可忍，或托诸歌咏，或演成稗乘，美人香草，聊写忧思，《水浒》、《红楼》，无非假托，明眼人取而阅之，钩深索隐，煞费苦心，尚未能洞烛靡遗，而一孔之士，固无论已。今日之中华民国，一新旧交替之时代也，旧者未必尽非，而新者亦未必尽是。自纪元以迄于兹，朝三暮四，变幻靡常，忽焉以为是，忽焉以为非，又忽焉而非者又是，是者又非，胶胶扰扰，莫可究诘，绳以是非之正轨，恐南其辕而北其辙，始终未能达到也。回忆辛亥革命，全国人心，方以为推翻清室，永除专制，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，而不意狐狸埋狐搢，迄未有成。袁氏以牢笼全国之材智，而德不足以济之，醉心帝制，终归失败，且反酿成军阀干政之渐，貽祸国是。黎、冯相继，迭被是祸，以次下野。东海承之，处积重难返之秋，当南北分争之际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豆萁相煎，迄无宁岁，是岂不可以已乎？所幸《临时约法》，绝而复苏，人民之言论自由，著作自由，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。草茅下士，就见闻之所及，援笔直陈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此则犹受共和之赐，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，未始非赖是保存也。窃不自揣，谨据民国纪元以来之事实，依次演述，分回编纂，借说部之体裁，写当代之状况，语皆有本，不敢虚诬，笔愧如刀，但凭公理。我以为是者，人以为非，听之可也；我以为非者，人以为是，听之亦可也。危言乎？卮言乎？敢以质诸海内大雅。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古越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。

自序

《民国通俗演义》，一至三集，吾友蔡子东藩所著。蔡子嗜报纸有恒性，蒐集既富，编著乃详，益以文笔之整饬，结构之精密，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，出版后不脛而走遍天下。会文堂主人以蔡作断自民九，去今十稔，不可以无续，乃商之于余，属继撰四五两集，自民九李纯自杀案始，迄民十七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止，凡四十回为一集，每集都三十万言。余无似，年来奔走军政界，谋升斗之食，笔政久荒，俗尘满腹，而资料之采集，又极烦苦，率尔操觚，勉以报命，宁贻笑于大方，恐取诮于狗尾，蔡子闻之，得毋哂其谫陋？民国十八年五月东越许厓父。

第一回

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

鄂军起义，各省响应，号召无数兵民，造成一个中华民国。什么叫作民国呢？民国二字，与帝国二字相对峙。从前的中国，是皇帝主政，所有神州大陆，但教属诸一皇以下，简直与自己的家私一般，好一代两代承袭下去。自从夏禹以降，传到满清，中间虽几经革命，几经易姓，究不脱一个皇帝范围。小子生长清朝，犹记得十年以前，无论中外，统称我国为大清帝国。到了革命以后，变更国体，于是将帝字废去，换了一个民字。帝字是一人的尊号，民字是百姓的统称。一人当国，人莫敢违，如或贤明公允，所行政令，都惬人心，那时国泰民安，自然至治。怎奈创业的皇帝，或有几个贤明，几个公允，传到子子孙孙，多半昏愤糊涂，暴虐百姓，百姓受苦不堪，遂铤而走险，相聚为乱，所以历代相传，总有兴亡。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从古无不灭的帝家。近百年来，中外人士，究心政治，统说皇帝制度，实是不良，欲要一劳永逸，除非推翻帝制，改为民主不可。依理而论，原说得不错。皇帝专制，流弊甚多，若改为民主，虽未尝无总统，无政府，但总统由民选出，政府由民组成，当然不把那昏愤糊涂的人物，公举起来。况且民选的总统，民组的政府，统归人民监督；一国中的立法权，又属诸人民，总统与政府，只有一部分的行政权，不能违法自行，倘或违法，便是叛民，民得弹劾质问，并可将他掙去。这种新制度，既叫作民主国体，又叫作共和国体，真所谓大道为公，最好没有的了。原是无上的政策，可惜是纸上空谈，不见实行。

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间，一声霹雳，发响武昌，全国人士，奔走呼应，仿佛是痴狂的样儿。此时小子正寓居沪上，日夕与社会相接，无论绅界学界，商界工界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，听得民军大胜，人人拍手，个个腾欢，偶然民军小挫，便都疾首蹙额，无限忧愁。因此绅界筹饷，学界募捐，商界工界，情愿歇去本业，投身军伍，誓志灭清，甚至娇娇滴滴的女佳人，也居然想做花木兰、梁红玉，组织什么练习团、竞进社、后援会、北

伐队，口口女同胞，声声女英雄，闹得一塌糊涂。还有一班超等名伶、时髦歌妓，统乘此大出风头，借着色艺，醴贻助饷，看他宣言书，听他演说谈，似乎这爱国心，已达沸点，若从此坚持到底，不但衰微的满清，容易扫荡，就是东西两洋的强国，也要惊心动魄，让我一筹呢。中国人热度只有五分钟，外人怕我什么，况当时募捐助饷的人物，或且藉名中饱，看似可喜，实是可恨。老天总算做人美，偏早生了一个孙中山，又生了一个黎黄陂，并且生了一个袁项城，趁这清祚将绝的时候，要他三人出来作主，干了一番掀天动地的事业，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，一古脑儿夺还，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，一古脑儿扫清。我国四万万同胞，总道是民国肇兴，震铄今古，从此光天化日，函夏无尘，大家好安享太平了。当时我也有此妄想。

谁知民国元二年，你也集会，我也结社，各自命为政党，分门别户，互相诋诽，已把共和二字，撇在脑后，当时小子还原谅一层，以为破坏容易，建设较难，各人有各人的意见，表面上或是分党，实际上总是为公，倘大众竞争，辩出了一种妥当的政策，实心做去，岂非是愈竞愈进么？故让一步。无如聚讼晓晓，总归是没有辩清，议院中的议员，徒学了刘四骂人的手段，今日吵，明日闹，把笔墨砚瓦，做了兵械，此抛彼掷，飞来飞去，简直似孩儿打架，并不是政客议事，中外报纸，传为笑谈。那足智多能的袁项城，看议会这般胡闹，料他是没有学识，没有能耐，索性我行我政，管什么代议不代议，约法不约法，党争越闹得厉害，项城越笑他庸，后来竟仗着兵力，逐去议员，取消国会。东南民党，与他反对，稍稍下手，已被他四面困住，无可动弹，只好抱头鼠窜，不顾而逃。袁项城志满心骄，遂以为人莫余毒，竟欲将辛苦经营的中华民国，据为袁氏一人的私产。可笑那热中人士，接踵到来，不是劝进，就是称臣，向时倡言共和，至此反盛称帝制。不如是，安得封侯拜爵？斗大的洪宪年号，抬出朝堂，几乎中华民国，又变作袁氏帝国。偏偏人心未死，西南作怪，酝酿久之，大江南北，统飘扬这五色旗，要与袁氏对仗。甚至袁氏左右，无不反戈，新华宫里，单剩了几个娇妾，几个爱子，算是奉迎袁皇帝。看官！你想这袁皇帝尚能成事么？皇帝做不成，总统都没人承认，把袁氏气得两眼翻白，一命呜呼。祸由自取。

副总统黎黄陂，援法继任，仍然依着共和政体，敷衍度日。黄陂本

是个才不胜德的人物，仁柔有余，英武不足；那班开国元勋，及各省丘八老爷，又不服他命令，闹出了一场复辟的事情。冷灰里爆出热栗子，不消数日，又被段合肥兴兵致讨，将共和两字，掩住了复辟两字。宣统帝仍然逊位，黎黄陂也情愿辞职，冯河间由南而北，代任总统，段居首揆。西南各督军，又与段交恶，双方决裂，段主战，冯主和，府院又激成意气，弄到和不得和，战无可战，徒落得三湘七泽，做了南北战争的磨中心，忽而归北，忽而归南，扰扰年余，冯、段同时下野。徐氏继起，因资望素崇，特地当选，任为总统。他是个文士出身，不比那袁、黎、冯三家，或出将门，或据军阀，虽然在前清时代，也曾做过东三省制军，复入任内阁协理，很是有点阅历，有些胆识；究竟他惯用毛锥，没有什么长枪大戟，又没有什么虎爪狼牙，只把那老成历练四字，取了总统的印信，论起势力，且不及段合肥、冯河间。河间病歿，北洋派的武夫系，自然推合肥为领袖，看似未握重权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实有足踏神京、手掌中原的气焰。隆隆者灭，炎炎者绝，段氏何未闻此言？麾下一班党羽，组成一部安福系，横行北方，偌大一个徐总统，哪里敌得过段党。段党要什么，徐总统只好依他什么，勉勉强强的过了年余，南北的恶感，始终未除，议和两代表，在沪上驻足一两年，并没有一条议就，但听得北方武夫系，及辽东胡帅，又联结八省同盟，与安福系反对起来，京畿又做了战场，安福部失败，倒脸下台，南方也党派纷争，什么滇系，什么桂系，什么粤系，口舌不足，继以武力。蜂采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，咳！好好一座中国江山，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，闹到四分五裂，不可究诘，共和在哪里？民主在哪里？转令无知无识的百姓，反说是前清制度，没有这般瞎闹，暗地里怨悔得很。小子虽未敢作这般想，但自民国纪元，到了今日，模模糊糊的将及十年，这十年内，苍狗白云，几已演出许多怪状，自愧没有生花笔，粲莲舌，写述历年状况，唤醒世人痴梦。篝灯夜坐，愁极无聊，眼睁睁的瞧着砚池，尚积有几许剩墨，砚池旁的秃笔，也跃跃欲动，令小子手中生痒，不知不觉的捡出残纸，取了笔，蘸了墨，淋淋漓漓，潦潦草草的写了若干言，方才倦卧。明早夜间，又因余怀未尽，续写下去，一夕复一夕，一帙复一帙，居然积少成多，把一肚皮的陈油败酱，尽行发出。哈哈！这也是穷措大的牢骚，书呆子的伎俩，看官不要先笑，且看小子笔下的谰言！这二千余言，已把民国十年的大纲，笼罩无遗，直是一段好楔子。

话说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，湖北省会的武昌城，所有军士，竟揭竿起事，倡言革命。清总督瑞澂，及第八镇统制张彪，都行了三十六着的上着，溜了出去，逃脱性命。从革命开始，是直溯本源。革命军公推统领，请出一位黎协统来，做了都督，黎协统名元洪，字宋卿；湖北黄陂县人，曾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。既受任为革命军都督，免不得抗拒清廷，张起独立旗，打起自由鼓，堂堂正正，与清对垒。第一次出兵，便把汉阳占住，武汉联络，遂移檄各省，提出“民主”两字，大声呼号。清廷的王公官吏，吓得魂飞天外，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，督率陆军两镇，自京出发，一面命海军部加派兵轮，飭海军提督萨镇冰，督赴战地，并令水师提督程允和，带领长江水师，即日赴援。不到三五日，又起用故宫保袁世凯为湖广总督，所有该省军队，及各路援军，统归该督节制，就如荫昌、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，亦得由袁世凯会同调遣。看官！你想袁宫保世凯，是清朝摄政王载沣的对头，宣统嗣位，载沣摄政，别事都未曾办理，先把那慈禧太后宠任的袁宫保，黜逐回籍，虽乃兄光绪帝，一生世不能出头，多半为老袁所害，此时大权在手，应该为乃兄雪恨，事俱详见《清史演义》。本书为《清史演义》之续，故不加详述，只含浑说过。但也未免躁急一点。袁宫保的性情，差不多是魏武帝，宁肯自己认错，闭门思过？只因载沣得势，巨卵不能敌石，没奈何退居项城，托词养病，日与娇妻美妾，诗酒调情，钓游乐性，大有理乱不知、黜涉不闻的情状。若非革命军起，倒也优游卒岁，不致播恶。及武昌起义，又欲起用这位老先生，这叫做退即坠渊，进即加膝，无论如何长厚，也未免愤愤不平，何况这机变绝伦的袁世凯呢？单就袁世凯提论。因此书章法，要请此公作主，所以特别评叙。且荫昌是陆军大臣，既已派他督师，不应就三日内，复起用这位袁宫保，来与荫昌争权，眼见得清廷无人，命令颠倒，不待各省响应，已可知清祚不腊了。这数语是言清廷必亡，袁项城只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耳。清廷起用袁公的诏旨，传到项城，袁公果不奉诏，覆称足疾未愈，不能督师。载沣却也没法，只促荫昌南下，规复武汉。荫昌到了信阳州，竟自驻扎，但飭统带马继增等，进至汉口。黎都督也发兵抵御，双方逼紧，你枪我弹，对轰了好几次，互有击伤。萨军门带着海军，鸣炮助威，民军踞住山上，亦开炮还击，萨舰从下击上，非常困难，民军从上击下，却很容易。突然间一声炮响，烟迷汉水，把萨氏所领的江元轮船，打成了好几个窟窿，各舰队相率

惊骇，纷纷逃散，江元舰也狼狈遁去，北军顿时失助，被民军掩击一阵，杀得七零八落，慌忙逃还。两下里胜负已分，民军声威大震。黄州府、沔阳州、宜阳府等处，乘机响应，遍竖白旗。到了八月三十日，湖南也独立了，清巡抚余诚格遁去。九月三日，陕西又独立了，清巡抚钱能训，自刎不死，由民军送他出境。越五日，山西又独立了，清巡抚陆钟琦，合家殉难。嗣是江西独立、云南独立、贵州独立、民军万岁、民国万岁的声音，到处传响，警报飞达清廷，与雪片相似，可怜这位摄政王载沣，急得没法，只哭得似泪人儿一般。

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，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，本是要请老袁出山，至此越加决意，同在摄政王载沣前，力保老袁，乃再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，所有赴援的海陆各军，并长江水师，统归节制。又命冯国璋总统第一军，段祺瑞总统第二军，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。老袁接着诏命，仍电复：“足疾难痊，兼且咳嗽，请别简贤能，当此重任”等语。将军欲以巧胜人，盘马弯弓故不发。那时清廷上下，越加惶急，亟由老庆同徐世昌，写了诚诚恳恳的专函，命专员阮忠枢，赍至信阳，交与荫昌，令他亲至袁第，当面敦促。荫昌自然照办，即日驰往项城，与老袁晤谈，缴出京信，由老袁展阅。老袁瞧毕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急时抱佛脚，恐也来不及了。”荫昌又提出公谊私情，劝勉一番，于是老袁才慨然应允，指日起程。荫昌欣然告别，返到信阳州，即电达清廷。略曰：“袁世凯已允督师，乱不足平，惟京师兵备空虚，自愿回京调度，藉备非常”等语。清廷即日颁旨，令俟袁世凯至军，即回京供职。这道命令下来，荫昌快活非常，乐得卸去重担，观望数日，便好脱罪。偏是前敌的清军，闻袁公已经奉命，亲来督师，没有一个不踊跃起来，大家摩拳擦掌道：“袁宫保来了，我辈须先战一场，占些威风，休使袁公笑骂呢。”先声夺人。原来光绪季年，袁世凯曾任直隶总督，练兵六镇，布满京畿，如段祺瑞、冯国璋等，统是袁公麾下的将弁，素蒙知遇，感切肌肤，将弁如此，兵士可知。后来冯、段之推奉袁氏即寓于此。冯、段两人，当下商议，决定冯为前茅，段为后劲，与民军决一胜负。冯国璋即率第一军南下，横厉无前，突入淝口，民军连忙拦截，彼此接仗，各拼个你死我活，两不相下。嗣经萨镇冰复率兵舰，驶近战线，架起巨炮，迭击民军，民军伤毙无数，不得已倒退下来。冯军遂乘胜追杀，得步进步，直入汉口华界，大肆焚掠，好几十里的市场，都变做瓦砾灰尘。